

和解与无政府状态的再造

——基于六部作品的批判性综述*

唐世平◎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主流国际关系文献基本忽视了解这一国际政治中特殊的（或许是最困难的）合作构建形式。出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原因，这篇综述长文旨在推动和解成为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和社会学研究中一个更加凸显其价值的领域。以新近出版的六部著作作为起点，笔者将讨论国家间和解的四个大的方面：群体情感和群体政治的相互作用、记忆的制度化、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以及方法论问题。更深刻地理解这些问题也有助于拓展国际关系、比较政治以及社会学的研究范围。

【关键词】 和解 无政府状态 合作

过去从未死去。事实上，它甚至不曾过去。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无政府是国家造就的。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

* 作者感谢何忆南、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珍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以及《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期刊的匿名审稿专家及编辑的鼓励和重要评论。本项研究得到复旦大学“985”第三期项目的资助（项目编号：2011SHKXZD011）。本文英（转下页注）

《国际政治科学》2012/1（总第29期），第61—104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长期以来, 主流国际关系文献基本忽视了和解 (reconciliation) 这一国际政治中特殊的 (或许是最困难的) 合作构建形式。当然, 社会心理学、^① 社会学、历史学、^② 哲学、法学,^③ 以及神学^④等诸多学科, 甚至包

(接上页注) 文版发表于《世界政治》2011年(10月)第4期。文章由陈冲翻译, 刘兰和唐世平校对。本文中文版的出版获得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授权。

本文所综述的六部作品是: Tsuyoshi Hasegawa and Kazuhiki Togo, eds., *East Asia's Haunted Present: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the Resurgence of Nationalism* (Westport: Praeger, 2008);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arles A. Kupchan, *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 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Richard Ned Lebow, Wulf Kansteiner, and Claudio Fogu,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Arie Nadler, Thomas E. Malloy, and Jeffrey D. Fisher,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concili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① Yaakov Bar-Siman-Tov ed., *From Conflict Resolution to Reconcili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Herbert C. Kelman, "Building Trust among Enemies: The Central Challenge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Resolu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Vol. 29, No. 6, 2005, pp. 639-650; Daniel Bar-Tal and Gemma H. Bennik, "The Nature of Reconciliation as an Outcome and as a Process," in Yaakov Bar-Siman-Tov ed., *From Conflict Resolution to Reconcili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1-38; Arie Nadler, Thomas E. Malloy and Jeffrey D. Fisher,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concili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② Elazar Barkan and Alexander Karn, eds., *Taking Wrongs Seriously: Apologies and Reconcilia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Richard Ned Lebow, Wulf Kansteiner, and Claudio Fogu,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③ Theodor W. Adorno, "What Does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 Mean?" in Geoffrey Hartman ed., *Bitburg in Mor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14-129; Jurgen Habermas, "A Kind of Settlement of Damages (Apologetic Tendencies)," *New German Critique*, Vol. 44 (Special Issue on the Historians), 1988, pp. 25-39; Jurgen Habermas, "Concerning the Public Use of History," *New German Critique*, Vol. 44 (Special Issue on the Historians), 1988, pp. 40-50; Barkan and Karn, eds., *Taking Wrongs Seriously: Apologies and Reconciliation*; Trudy Govier, *Taking Wrongs Seriously: Acknowledgement, Reconcili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ustainable Peace* (Amherst, N. Y.: Humanity Books, 2006)。

④ Miroslav Volf, *Exclusion and Embrace: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Identity, Otherness, and Reconciliation* (Nashville, Tenn.: Abingdon Press, 1996); R. Scott Appleby, *The Ambivalence of the Sacred: Religion, Violence and Reconciliation*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2); David Tombs and Joseph Liechty, eds., *Explorations in Reconciliation: New Directions in Theology*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6)。

括许多社会活动家、意见领袖等,^①都已对和解(尤其是国家内部的和解)多有关注。不过,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有关和解的研究更集中于道德和伦理问题(例如,宽恕是否与真相和正义相容,何种正义最为可取)以及如何更好地实现和解。而相比之下,国际关系学者(以及在较小的范围内包括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则对另外一些问题更感兴趣:某些特定的和解是如何进行的;为何有的和解最终取得了成功(比如法德),而有的则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比如中日)。显然,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将有助于我们设计出更好的有助于和解的政策。

出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原因,本文旨在推动和解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更加凸显其价值的领域。以新近出版的六部著作作为起点,笔者将讨论国家间和解的四个大的方面:群体情感和群体政治的相互作用、记忆的制度化、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以及方法论问题。笔者认为,前三个问题对于深入理解和解极为重要,而笔者也提出了具体的研究假设和未来研究的可能的方向。对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则旨在提醒学者们在研究和解时需要更加谨慎的几个领域。

本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通过界定核心概念和澄清相关问题来奠定本文讨论的基础。第二部分对所评论的六部著作进行简要总结。接下来的四个部分将依次讨论上述所提的四大问题。最后是结论部分。

一、概念界定和澄清

和解是更广义的“和平”研究的一个分支。遗憾的是,对和平程度的不同划分造成了诸多混乱。为了避免更多的混乱,笔者推荐表1中所提出的标签、概念以及对和平程度的划分。

和解既可以表示双方在冲突之后实现和解的过程,也可以表示双边关

^① 例如 Nicholas D. Kristof, “The Problem of Memory,” *Foreign Affairs*, Vol. 77, No. 6, 1998, pp. 37-49。

表 1 和平的程度与和解的程度

和平的程度	和解: 如果过去有过武装冲突	加害国是否否认过去的罪行	加害国是否对过去罪行忏悔 (道歉和补偿)	受害国是否宽恕 (加害国)
消极/不稳定的和平: 和平建立在威慑和防御或者纯粹的运气之上	没有和解: 没有“共同的 (历史) 叙事” (common narratives)	否认、掩饰甚至粉饰过去罪行; 沉默; 无法清算过去	很少忏悔, 即使有的话	没有宽恕
积极的和平 1/有条件的和平/浅和平/正常的和平: 和平建立在某些和好以及威慑和防御或者单纯的运气之上	浅和解: 几乎没有“共同的 (历史) 叙事”	有限的否认、掩饰, 很少或不粉饰过去的罪行; 沉默; 推脱某些罪行; 部分清算过去	一些忏悔, 但非常有限	有限的宽恕
积极的和平 2/稳定的和平 1/深和平 1: 和平建立在复合安全共同体之上	深和解: 非常多的“共同的 (历史) 叙事”、强烈但有限的共同认同	承认过去的罪行; 几乎完全清算过去	深度忏悔, 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重大宽恕
积极的和平 3/稳定的和平 2/深和平 2: 和平建立在整合后的安全共同体 (联合体) 之上	超越深和解: 非常多的“共同的 (历史) 叙事”、强烈且广泛的共同认同	承认过去的罪行; 完全清算过去	超越了所有忏悔	重大宽恕

注: 标签 (如积极的和平) 之后的阿拉伯数字表示和平的程度: 数字越大, 和平的程度越高。除了本文所评论的著作 (如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pp. 12 – 20; Charles A. Kupchan, *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 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 pp. 29 – 32) 之外, 此表也批判性地建立在肯尼斯·鲍尔丁 (Kenneth Boulding) 的讨论 (Kenneth E. Boulding, *Stable Pea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8) 以及亚历山大·乔治 (Alexander George)、阿里·卡科维茨 (Arie M. Kacowicz)、雅各布·巴尔-西曼-托夫 (Yaacov Bar-Siman-Tov) 和本杰明·穆勒 (Benjamin Miller) 在 Arie M. Kacowicz, Yaacov Bar-Siman-Tov, Ole Elgstrom, and Magnus Jerneck, eds., *Stable Peace among Nation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0) 这一编著中的章节之上。参考 Kenneth E. Boulding, *Stable Pea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8); Kacowicz, Arie M., Yaacov Bar-Siman-Tov, Ole Elgstrom, and Magnus Jerneck, eds., *Stable Peace among Nation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0)。也可参考 Arie M. Kacowicz, *Zone of Peace in the Third Worl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pp. 6 – 11。

系的某种状态。^①正是该词语的双重语义带来了诸多混乱。因此在下面的讨论中，和解指的是两个先前的敌国建立暖和平（warm peace）的过程，和解是建构和平而非和平本身。

而笔者用带有形容词（比如浅、深）的和解来描述双边关系的状态。在一场大的冲突结束之初，两个先前互相敌对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冷和平/消极的和平/不稳固的和平”。在经历了和解的几个初始步骤后，双方关系达到了“浅和解”或者是“有条件的和平/正常的和平”（conditional/normal peace）。最后，在经过一段积极而且成功的和解之后，双方关系达到了“深和解（或强和解）”或“暖和平/深和平”。区分深和解与浅和解的关键在于前一种状态之下冲突已经变得不可想象了，而在后一种状态下冲突则仍有可能爆发（见表1）。

和解既可以是一种个人间的进程，也可以是一种群体间的进程。由于群体在心理和政治上都有其特殊性，^②因此，群体间的和解与个人间的和解存在很大差异。进一步的，群体间的和解可以分为两类：国家内部的和解和国家之间的和解。有关国家内部的和解（通常发生在经历了战争、歧视以及其他冲突问题之后的同一国家的两个群体之间）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③尽管此类研究为理解国家间和解提供了重要的洞见，但这两类和解从根本上是非常不同的。^④因此，将这两类和解放在一起讨论是毫无裨益的，甚至是误导的。本文所评著作中除了阿里·纳德勒（Arie Nadler）、托马斯·马洛伊（Thomas E. Malloy）和杰弗里·费雪

① 关于这些问题的更早讨论，请参考 Daniel Bar-Tal and Gemma H. Bennik, “The Nature of Reconciliation as an Outcome and as a Process,” in Yaakov Bar-Siman-Tov ed., *From Conflict Resolution to Reconcili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1–38。

② Henri Tajfel,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33, 1982, pp. 1–39。

③ 对此的批判性综述，参考 David Mendeloff, “Truth-seeking, Truth-telling,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Curb the Enthusia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No. 3, 2004, pp. 355–380。

④ Daniel Bar-Tal and Gemma H. Bennik, “The Nature of Reconciliation as an Outcome and as a Process,” esp. pp. 112–117。

(Jeffrey Fisher) 的编著之外, 其余都关注国家间的和解, 而且他们也正确区分了官方 (即国家) 层次与社会 (即精英和大众) 层次的和解现象。

同样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将和解本身与和解的要素或阶段区分开来。很明显, 承认过去的错误、正义、赔偿、道歉、宽恕、真相以及文化交流等都是一个成功和解的必要阶段或因素。然而, 尽管成功的和解离不开这些因素, 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们即为和解本身。

一般来说, 存在三种类型的道歉 (apology): 防御性道歉 (defensive apology)、开脱性道歉 (exculpatory apology) 以及真诚/绝对道歉 (genuine/categorical apology)。^① 防御性道歉并不承认过错: 加害国坚持认为他们并没有做错或者将他们的过失辩护成为实现某个崇高的目标而带来的无心之失。开脱性道歉比防御性道歉稍微好一点: 加害国承认以前的过错。然而, 通过种种借口, 加害国仍然想为自己进行道德上的开脱, 他们声称自己的行为是受外部环境所迫超出他们的控制能力而作出的。真诚/绝对道歉不仅承认自己的过失并为其承担道德上的责任, 而且进行真正的忏悔。道歉可以由政府、国家首脑或者非国家行为体作出, 其中, 政府作出的道歉对于国家间和解与国家内部和解尤为重要。

二、对六部作品的简评

本文所评的三本专著均由国际关系学者撰写^②, 他们将研究重点集中

^① Nick Smith, *I Was Wrong: The Meanings of Apolog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特别是第 140—152 页对不同类型的道歉和它们的意义进行了详细讨论。他的“绝对道歉” (categorical apology) 大体上与这里的“真诚道歉”相同。尽管特鲁迪·戈维尔 (Trudy Govier) 的“道德道歉”与史密斯的绝对道歉相近, 但“道德道歉”作为一个标签应该被拒绝, 因为即使是开脱性道歉也具有道德含义。参见 Trudy Govier, *Taking Wrongs Seriously: Acknowledgement, Reconcili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ustainable Peace*, pp. 68–69。在其他地方, 笔者将对研究和解中不同道歉的作用所涉及的棘手的概念和方法论问题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② Ya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arles A. Kupchan, *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 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and 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在和解的相关理论及政策方面，并通过运用比较案例研究方法来展示各自的观点。何忆南和林德所选的案例互相补充。何忆南集中讨论中日和解，并将其与德国—波兰和解进行对比，而林德则更关注法德与日韩和解。库普乾（Kupchan）案例最多：他详细讨论了英美和解，并简要分析了从13世纪到现在的19个和解案例。同时，他的案例遍布非洲、欧洲、中东、东南亚以及19世纪前期的北美大陆等。

在经验上，林德将二战后的日韩关系划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1945—1952年、1952—1964年、1964—1989年以及1990年之后^①，将二战后西德—法国的关系划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1945—1965年、1965—1990年以及1990年之后。而且，她也简要分析了中日和解、日澳和解以及英德和解。在理论上，林德将加害国对其过去罪行的记忆和忏悔作为塑造受害国对加害国威胁认知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她同时也细致地指出国家也依靠其他因素（比如，政权类型、是否国际机构或组织成员以及有无领土争端）来判断他国的意图。^②她得出了三个关键发现。第一，国家对其过去侵略和暴行的否认将加剧受害国对其意图的不信任。然而，这种不信任并不必然转化为高度的威胁认知，因为威胁是由能力和所感知的意图所共同决定的。第二，忏悔（主要是道歉）绝对不是20世纪60年代德法和解的必要条件：被广泛称赞的德国的深度忏悔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③真正将德国与日本对待过去的态度区分开来的是，德国在二战结束之初就没有否认和掩饰其过去的错误，而日本却恰好相反。^④第三，加害国的道歉很可能导致其内部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弹（这在日本最为显著）。更糟糕的是，这种反弹将恶化加害国与其之前的受害国的关系，因为受害国更有可能将这种反弹视为一种恶意的表现。基于此，林德

① 林德仅阐述了三个时期（即最后三个时期，第27页），但事实上存在四个时期。对时间段的框定可能影响到了她的观点的展开。

② 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9–10.

③ Ibid., pp. 102.

④ Ibid., pp. 29–39, 105–114, 也可参考本文第四部分的讨论。

认为，道歉对于和解不仅毫无必要，甚至有可能在管理和解过程中产生负面效果。

林德的核心观点挑战了关于和解中公开道歉作用的传统看法，并展示了一幅更加细致的和解图景。她表明，尽管公开道歉有可能将国家推向深和解（并且真诚道歉确实对于受害国起到了安抚的效果），但并不总是如此，因为公开道歉经常导致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弹。因此，她的政策建议是，国家首先应该在不否认其过去罪行的情形下试图进行和解，但不要立即公开道歉，而是等到时机成熟之后再行公开道歉。^①

林德的发现部分地挑战了我们的道德信仰，诸多评论家也许会由此质疑她的解释和政策建议。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她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她似乎使用了一套非常不精确的词汇来描述忏悔（特别是道歉）与和解，尽管一套更为细致、更为合适的词汇事实上是存在的。例如，她使用诸如稳定的和平、和好（*rapprochement*）以及重大和解之类的术语，但没有对它们进行严格界定，这就造成了很多理解上的模糊不清。林德暗示，在不同程度的和解中，忏悔都不是必要条件。但她似乎并不确定真诚道歉（或深度忏悔）对于浅和解与深和解是否都是不必要的，还是仅仅对于浅和解是不必要的。^② 第二，她的论述表明，日本对于其不光彩的过去的掩饰和美化（除了健忘之外）在1952年之前就存在了：此前，日本政府丝毫没有忏悔之意。然而，当日本官员开始作出防御性和开脱性道歉时（特别是在1965年之后），日本国内的反弹开始涌现，而对日本过去的不光彩行为进行掩饰和美化则是这一反弹的核心。因此，这一来自日本保守派的反弹的目标是要回到那个掩饰和美化其不光彩的过去的时代。如此，其中的核心动力就是：当存在官方沉默、否认和遗忘

① 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90 – 196.

② Ibid., pp. 102, 124 – 126, 143, 155 – 157, 180 – 181, 186, 188 – 190; Charles L. Glaser, Thomas U. Berger, Mike M. Mochizuki, and Jennifer Lind, “Roundtable Discussion of Jennifer Lind’s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9, No. 4, 2009, pp. 360 – 361. 这可能是林德与她的批评者（例如 Berger and Mochizuki, in Glaser et al., 2009）之间的分歧的主要根源。也可参考本文第六部分的讨论。

时,就没有抗议(因为没有必要);而只有当存在官方忏悔时,国内反弹才显现出来。这并不奇怪,正如林德所承认的那样(参考本文第三部分)。^①在这里,德国的案例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么我们在德国没有见到同样的国内反弹,即使德国已经作出了足够的战争赔偿。事实上,德国的“反弹”大多数是针对保守派的——他们试图忽视、否认、掩饰、忘记和“正常化”德国的罪行。^②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反弹的出现是需要解释的,而不能仅仅将其作为一个奇怪的事实展示出来,林德关于这一点的探讨结束得太过匆忙。假如她对此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而不是花费过多的篇幅来应对可能的批评的话,那么她也许会得出更有价值的结论。^③

何忆南用两个案例研究来验证她的“国家神话制造”(national myth-making)理论,而她的攻击对象是国家只有在面临共同敌人的情况下才会彼此合作(或和解)的(进攻型)现实主义理论,尽管她也讨论了民主和平论、商业和平论以及安全共同体理论。^④她的“国家神话制造”理论确定了三种类型的国家神话:自我美化、自我掩饰和他人诽谤——而它们都能够通过情感和意图的渠道来损害国家间关系。^⑤她强调公众教育和大众媒体是制造和传播国家神话的主要渠道。有害的国家神话传播反过来将通过三种机制束缚加害国与先前受害国之间的互动:(1)负面情感和所

① 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81 – 186.

② Ibid., pp. 131 – 136; Richard Ned Lebow, Wulf Kansteiner, and Claudio Fogu,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 pp. 124 – 129;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79 – 81, 88 – 90, 99 – 103.

③ Mochizuki (in Glaser et al., 2009) 探讨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假设。

④ 何忆南所认为的现实主义理论更接近于进攻型现实主义,因为它仅仅是建立在物质能力上(第20—21页)。关于进攻型现实主义与防御型现实主义区分的详细讨论,参考 Shiping Tang, “Fea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wo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3, 2008, pp. 451 – 471;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chap. 1。

⑤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pp. 27 – 28。对于意图,何忆南的研究与林德的发现相似,即一个对其过去罪行缺乏真诚道歉的国家将让其先前的受害国更易相信它仍然是一个充满恶意的国家。

感知的意图会恶化彼此的国内舆论气氛; (2) 经历负面情感并认为另一国具有恶意的公众会对本国产生压力, 迫使其在具体议题上采取强硬路线; (3) 怀有负面情感并认为另一国具有恶意的公众提升了精英们的危险感知以及与他国发生冲突的意愿。^① 在案例验证的基础上, 何忆南认为对历史的共同研究和紧随其后的赔偿措施是促成双方达成历史共识并向深和解迈进的关键步骤。^②

何忆南将德国—波兰的和解分为四个阶段: 1945 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80 年代以及 90 年代之后, 将中日和解也分为四个阶段: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1972—1981 年、1981—1989 年以及 1990 年之后。她的经验研究总体上支持了“国家神话制造”理论: 这两对国家在 50 年代至 60 年代期间都采取了相似的国家神话制造模式, 通过宣传制造与事实相悖的国家神话而损害了彼此的关系。然而,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这两对国家开始呈现不同的行为模式。德国和波兰开始建构相互包容的国家历史和记忆, 而日本和中国却没有走上相似的道路, 尽管中日自 70 年代早期之后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 (苏联) 和一个共同的盟友 (美国)。事实上, 日本和中国各自制造的国家神话进一步分道扬镳, 最终在 80 年代开始走向公开冲突——其他悬而未决的争议问题加剧了这一冲突 (例如钓鱼岛/尖阁列岛的领土之争、日本的国际角色, 以及美日同盟等)。最终的结果是, 今天的德国和波兰已经实现了深和解, 而日本和中国仍然深陷在过去。^③

笔者对何忆南的观点主要有两点批评。第一, 尽管她认为国家应该

①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pp. 25 – 34. 何忆南注意到, 消极的情感感知并不必然提升精英的威胁感知以及甘冒与另一国冲突的意愿, 她的结论可能反映了她对情感和 (理性) 政治的综合不够完全。参考本文第三部分的讨论。

②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pp. 35 – 40.

③ Ibid., pp. 291 – 299. 关于建立对过去共同叙事的需求, 也可参见 Daniel Bar-Tal and Gemma H. Bennik, “The Nature of Reconciliation as an Outcome and as a Process”。

首先进行共同历史研究的合作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一致的历史叙事，然后再采取赔偿措施，但我们不清楚这样一种构想是否可靠或者她的经验研究是否支持她的构想（与库普乾的研究相比较）。也许存在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这两种措施共同作用，推动国家间实现深和解，或者在赔偿之后再继续进行共同历史研究的合作。而且，一些深和解案例（例如，德国和英国）并没有进行共同历史研究的合作。第二，何忆南将现实主义的和解理论作为她的“国家神话制造”理论（与社会建构主义相似）的靶子，但是这样做可能不太有益于增进我们对和解的理解。正如何忆南和其他人的研究所表明的，在现实世界里，和解通常开始于现实主义：功利性算计通常对推动国家修复关系至关重要。而且，“现实主义的”措施——特别是战略保证（reassurance）——是启动和好（作为一种浅和解）的关键手段，而建构主义的手段只有在此后的阶段才起作用（例如，重新塑造前对手的形象并形成共同认同）。^①事实上，如安全困境和战略保证这样的现实主义理论很容易包含诸如重塑认同和减少神话等建构主义的因素和机制。^②因此，（防御型）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可以增进我们对和解的理解。因此，尽管拿两种路径来彼此攻击可能会满足某些学

① 例如，参考 Em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in Em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7 – 59; 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Charles A. Kupchan, *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 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 pp. 17 – 21; Norrin M. Ripsman, 2005, “Two Stages of Transition from a Region of War to a Region of Peace: Realist Transition and Liberal Endura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9, No. 4, 2005, pp. 669 – 693; Arie Nadler and Nurit Shnabel, “Instrumental and Socioemotional Paths to Intergroup Reconciliation and the Needs-Based Model of Socioemotional Reconciliation,” in Arie Nadler, Thomas E. Malloy, and Jeffrey D. Fisher,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conciliation*. 关于战略保证的讨论，参考 Andrew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p. 7;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chap. 5.

②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chap. 2; Ship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Toward a Dynamic and Integrative Theory of Ethnic Conflic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7, No. 3, 2011, pp. 511 – 536.

术兴趣，然而对于理解以及推动真正的和解却毫不相关，甚至可能事与愿违。

同他经验研究的广度令人印象深刻那样，库普乾的理论抱负野心勃勃。在综合吸收了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的安全共同体思想、英国学派（关于国际社会的观点）和建构主义理论上，库普乾试图将现实主义、（商业）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整合到一个严密的框架之中，同时否认民主是稳定和平的必要条件。他认为，一个“稳定和平的地带”（zone of stable peace）可以呈现三种形式或层次：和好（rapprochement）、安全共同体和邦联（union）。库普乾还认定构建稳定和平有四个阶段：单边改善、相互约束、社会整合以及产生新的历史和认同。^① 他进一步强调了三种推动稳定和平建构进程的条件/因素：国内的制度性限制（促进但非必要条件）、相容的社会秩序（必要条件），^② 以及文化的相同处（必要条件）。他强调国内的制度性限制而非政体类型本身（例如，自由民主）才是开启稳定和平的关键。^③ 他同样推断三种因素影响稳定和平的构建：地缘政治上的必要性、一个主导性国家充当“锚”（anchor），以及政策创意。^④ 最有价值的是，库普乾强调，我们不能仅仅关注稳定和平的进展，我们也需要理解稳定和平（包括安全共同体）是如何退化的。^⑤

① 这四个阶段也可以理解为依次制造稳定和平的四种机制。关于机制的讨论，参考 Mario Bunge, “Explanation and Mechanism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27, No. 4, 1997, pp. 410–465。

② 根据库普乾的观点，（两个国家的）社会秩序是否相容取决于三个维度：社会各个阶层的权力分配，族群和种族群体之间的权力分配，以及经济生产和商业活动组织，参见 Charles A. Kupchan, *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 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 pp. 7, 60。也可参见 Em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in Em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第 51 页注释。

③ Charles A. Kupchan, *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 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 pp. 2–3, 6–8, 13–14, 54–60。

④ Ibid., pp. 66–67。

⑤ Ibid., pp. 71–72。

库普乾为他的读者提供了大量可供思考的材料，包括一系列新标签。乍一看，由于库普乾将“稳定和平的空间”界定为“一组战略上毗邻的国家之间战争变得不再可能”^①，因此他的“邦联”就是多伊奇的“整合了的安全共同体”，而他的“安全共同体”就是多伊奇的“多元安全共同体”。^②但是仔细一看，人们就会发现并非如此，因为对库普乾而言，“安全共同体”和“邦联”都可以破裂。^③他的用词给我们带来诸多困惑。例如，他将“欧洲（大国）协调”和“海湾合作理事会”均认定是最终解散了的“安全共同体”的案例（第五章）。同样，他认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8—1961年）和“塞内冈比亚邦联”（Senegambian Confederation，1982—1989年）都是（稳定和平的）“邦联”，只是它们都最后倒退回到了冲突状态。^④最明显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像库普乾一样把“和好”与“稳定和平”联系起来，而只会认为“和好”和“有条件/正常和平”（浅和解）。^⑤这些概念上的缺陷使得我们难以评估库普乾许多合理论点的有效性，也难以将他的研究置于更广泛的和平建构、和解及安全共同体的文献之中。

而且，库普乾在书中对大多数案例的处理也过于肤浅。因此，对于为何一些“和好”与“安全共同体”会最终瓦解，他没能给出直接的解释。难道我们不能用英日两国都是进攻型现实主义国家这一简单事实来解释英日同盟的瓦解，正如库普乾似乎同意的那样^⑥，而不是用他提出的三

① Charles A. Kupchan, *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 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 pp. 29.

② Ibid., pp. 21–26, 29–32.

③ Ibid., pp. 68–72, 183–188, 284–286. 如果一些“和好”的案例（例如中国和苏联）最后崩溃，我们不会感到奇怪。

④ Ibid., chap. 6.

⑤ 参考 Arie M. Kacowicz, *Zone of Peace in the Third Worl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pp. 6–11; Em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pp. 30–37;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pp. 12–20。事实上，库普乾的讨论强烈表明，“和好”不会产生“稳定和平的地带”。

⑥ Charles A. Kupchan, *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 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 pp. 134–157.

种因素? 同样, 难道我们不能仅仅用参与欧洲协调的所有大国都是进攻型现实主义国家(一个深层原因)这一简单事实来解释欧洲协调的失败, 而不是将其归咎于 1848 年的革命这个诱发事件?^① 至少, 库普乾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让我们辨别哪一种解释更有道理。

在三部编著的作品中, 有两部著作大多都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 并且这两部著作所关注的内容也相互补充。^② 其中, 勒博、康斯坦纳和福古的著作考察的是欧洲国家的历史记忆但并没有直接论及和解, 而长谷川毅(Hasegawa)和东乡和彦(Togo)的著作考察的是东北亚国家在寻求和解背景下的历史记忆。勒博、康斯坦纳和福古的著作关注的是“制度性记忆”(institutional memory), 它被定义为由政治/权力产生、传递和实施的记忆, 并且他们试图明确发掘记忆背后的政治。^③ 书中的案例涵盖了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澳大利亚、波兰以及苏联(俄罗斯)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忆的不同内容, 特别对塑造记忆的角色、身份、文化产品和话语给予了细致的关注。这部著作体现出的一个关键主题是, 这些国家对记忆(以及战后身份)的争论无一例外都是围绕他们在战争中的不同作用而展开的。

考虑到政策的相关性, 长谷川毅与东乡和彦编著的作品大多采取的是一种议题导向而非国别案例研究的路径。在其导言中, 长谷川毅和东乡和彦为他们的项目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背景知识, 强调了研究东北亚过去如何经常会激起众怒。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日本的历史问题提供了

① Charles A. Kupchan, *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 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 pp. 188 – 201, 236 – 253. 库普乾实际上强调了善意的意图在不同阶段的关键作用(例如, 第 391、394 页)。关于进攻型现实主义国家为何不能实现真正的合作, 参考 Shiping Tang, “Fea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wo Positions”;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chap. 4。

② Richard Ned Lebow, Wulf Kansteiner, and Claudio Fogu,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 Tsuyoshi Hasegawa and Kazuhiko Togo, eds., *East Asia's Haunted Present: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the Resurgence of Nationalism* (Westport: Praeger, 2008)。

③ 勒博区分了“制度性记忆”与集体记忆。笔者认为, 几乎所有的集体记忆都是制度化的产物,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制度性记忆。因此, 笔者通篇都使用“集体记忆”这一概念。

三种宽泛且不同的观点^①，并比较了欧洲的经验^②。第二部分考察了在日本及其三个主要受害国（中国、朝鲜和韩国）之间产生隔阂的三个关键问题：教科书和二战历史的教育^③、靖国神社^④以及“慰安妇”^⑤。第三部分包含三章，关注的是日本在中韩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以及两国最近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所扮演的角色。^⑥第四部分考察了作为“旁观者”的美国和俄罗斯。^⑦尽管这部著作对至少四个关键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即南京大屠杀、二战期间的劳工问题、国际远东军事法庭以及《旧金山和平条约》），但它仍然凸显了在东北亚寻求和解的极端复杂性和挑战性。

第三部著作^⑧都是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除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之外，主要关注的是国内群体间的关系，本著作开始就强调“社会情感和解”（socioemotional reconciliation）与“工具性和解”（instrumental reconciliation）的二元对立。^⑨在第一部分（共两章）奠定本书的基调之后，第二部分（共七章）关注的是社会情感和解，而第三部分（共七

① 参见 Gilbert Rozman, “East Asia’s Historical Issues in a Contemporary Light”; and Kazuhiko Togo, “Comfort Women: Deep Polarization in Japan on Facts and on Morality,” in Tsuyoshi Hasegawa and Kazuhiko Togo, eds., *East Asia’s Haunted Present: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the Resurgence of Nationalism*.

② 参见 Thomas U. Berger, “Dealing with Difficult Pasts: Japan’s ‘History Problem’ from a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③ 参见 Hiroshi Mitani, “History Textbook Issue in Japan and East Asia: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Controversies, and International Efforts for Common Histories,” and Mikyoung Kim, “Myths, Milieu, and Facts: History Textbook Controversies in Northeast Asia”.

④ 参见 Akihiko Tanaka, “Yasukuni Issue and Jap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⑤ 参见 Kazuhiko Togo, “Comfort Women: Deep Polarization in Japan on Facts and on Morality”.

⑥ 参见 Jin Linbo, “Japan’s Neo-Nationalism and China’s Response,” Zhu Jianrong, “Japan’s Role in the Ris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Cheol Hee Park,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Resurgence of Nationalism: A Korean Perspective”.

⑦ 参见 David Straub, “United States and Reconciliation in East Asia,” and Tsuyoshi Hasegawa, “Russia and Historical Memories in East Asia”.

⑧ Arie Nadler, Thomas E. Malloy, and Jeffrey D. Fisher,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conciliation*.

⑨ Ibid., chap. 2, esp., pp. 40–45.

章) 关注的是工具性和解。第四部分探讨促进群体间和解的不同项目, 最后以莫顿·多伊奇 (Morton Deutsch) 的文章结束了本书的讨论。书中的 20 章大多旨在构建理论或者以心理学实验为和解的不同方面 (比如, 道歉、宽恕、内疚、正义和共同认同) 开出“处方”, 尽管有四章的证据来源于一些实际的和解案例 (智利、北爱尔兰、卢旺达、南非和以色列—巴勒斯坦)。这部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突出的一些主题包括社会分类的作用、集体内疚、加害国与受害国的不同需求、尊重以及和解中的认同重塑。^①

除了基本采用非政治路径这一严重缺陷之外 (见本文第四部分的讨论), 纳德勒、马洛伊和费雪编著的作品中所采用的二分法面临诸多问题。让我们先看看“社会情感和解”与“工具性和解”的二元对立。^②正如两位作者自己所承认的那样, 充其量, 它仅仅是对应了克尔曼 (Kelman) 关于冲突解决与和解的观点, 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对应了和解的两个阶段 (浅和解与深和解)。更糟的是, 这种二元对立只是增加了混乱, 因为和解必然包含情感性和工具性两方面。在面对群体间关系时, 社会心理学家将冲突的现实主义理论与“符号性的理论/心理学需求理论”相互对立, 这一点正如国际关系学者将现实主义理论同建构主义相互对立一样毫无意义。同样, 受害国需要重新获得拥有权力的感觉而加害国则更需要重新担负道德责任这一观点也难以站得住脚^③, 因为

① Anca M. Miron and Nyla R. Branscombe, “Social Categorization, Standards of Justice, and Collective Guilt”; Arie Nadler and Nurit Shnabel, “Instrumental and Socioemotional Paths to Intergroup Reconciliation and the Needs-Based Model of Socioemotional Reconciliation”; Felicia Pratto and Demis E. Glasford, “How Needs Can Motivate Intergroup Reconciliation in the Face of Intergroup Conflict”; and Ronnie Janoff-Bulman and Amelie Werther,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Respect: Implications for Delegitimiz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in Arie Nadler, Thomas E. Malloy, and Jeffrey D. Fisher,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conciliation*.

② Arie Nadler and Nurit Shnabel, “Instrumental and Socioemotional Paths to Intergroup Reconciliation and the Needs-Based Model of Socioemotional Reconciliation,” pp. 41–45.

③ Arie Nadler, Thomas E. Malloy, and Jeffrey D. Fisher,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conciliation*, pp. 45–53.

这一观点首先假定加害国会内疚和反省，而受害国无意在道义上要求更多。

三、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学与政治学

一个群体拥有其政治和心理上独特的动力。^①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社会心理学家关注的都是群体心理的认知层面而忽视了情感层面。最近几年，社会心理学家已经（重新）发现了群体关系中情感的作用。^②

紧跟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的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国际关系学科最初引入的都是基于理性主义的认知路径，因而忽视了情感因素——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随着神经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对情感的重新发现，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也呼吁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严肃地对待情感因素，并将认知与情感两个因素结合起来理解国际政治。^③ 很明显，诸如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恐惧，仇恨，对荣誉、威望和地位的关注等情感都是我们行为的重要驱动力。^④

总之，群体心理学和群体政治学之间的互动，而不是单独考虑其中的一个或者将二者对立起来，才是理解和解成败的关键。如此，当试图理解和解时，我们必须将心理学（包括情感）和政治学结合在

① Henri Tajfel,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② Diane Mackie and Eliot R. Smith, eds., *From Prejudice to Intergroup Emotions: Differentiated Reactions to Social Groups* (New York and Hove: Psychology Press, 2002); Aarti Iyer and Colin Wayne Leach, "Emotions in Inter-group Relations,"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9, No. 1, 2008, pp. 86 – 125.

③ 例如，参考 Neta C. Crawford, "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tions on Emotion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4, 2000, pp. 116 – 156; Robert Jervis, "The Logic of Mind: Interview with Robert Jervis (an interview with Thierry Balzacq),"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4, 2004, pp. 559 – 582; Richard Ned Lebow,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④ Donald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Richard Ned Lebow,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一起。^①

当提到和解时，心理学家更感兴趣的是教育人们应如何做成某事，而不关心哪些政治原因让事情做成了或者没做成。他们过分强调心理学而忽视政治，基本不理睬政治学。特别明显的是，纳德勒、马洛伊和费雪所编著的作品中没有一部是政治学家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尽管奥林纳 (Oliner) 注意到某些道歉是无效的，但他没有探究为什么更“有效”的道歉没有作出，以及为何一些“有效”的道歉在另一方看来是无效的政治的 (和心理的) 原因。^②

如镜像一般，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更感兴趣的是在政治上和社会层面上哪些做了 (或没做) 和哪些 (不) 可以做，但对为何一些事情不容易做的心理原因不感兴趣。因此，托马斯·博格 (Thomas Berger) 注意到了历史叙述研究中的三种路径 (即历史学、政治学和文化路径)，而将心理学路径排除在外。^③ 尽管在研究和解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会引用一些心理学文献，但他们仍旧没有将国家间和解的政治与一些最显著的群体心理特征相联系。

最突出的是，政治学中关于和解的著述很少提及在任何国家间 (或族群群体内部) 都存在的族群中心主义。^④ 然而，一旦我们将族群中心主义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能建立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而这个统一的解释框架能够综合一些看起来毫不相干甚至相互矛盾的发现，并为未来的研究指出方向 (见图 1)。这一框架强调，族群中心主义将产生需求和压力，而政治 (通过精英和公众) 将屈从这些需求和压力，而这

①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pp. 30 - 34.

② Samuel P. Oliner, aided by Piotr Olaf Zyllicz. *Altruism, Intergroup Apology, Forgiveness, and Reconciliation* (St. Paul, Minn.: Paragon House, 2008).

③ Thomas U. Berger, "Dealing with Difficult Pasts: Japan's 'History Problems' from a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Tsuyoshi Hasegawa and Kazuhiko Togo, eds., *East Asia's Haunted Present: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the Resurgence of Nationalism*, pp. 19 - 23.

④ Robert A. Levine and Donald T. Campbell, *Ethnocentrism: Theories of Conflict, Ethnic Attitudes, and Group Behavior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72).

种屈从又反过来强化族群中心主义。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最终结果就是相互失望、厌恶和敌视，^① 而只有决定性的政治行动才可以打破这一恶性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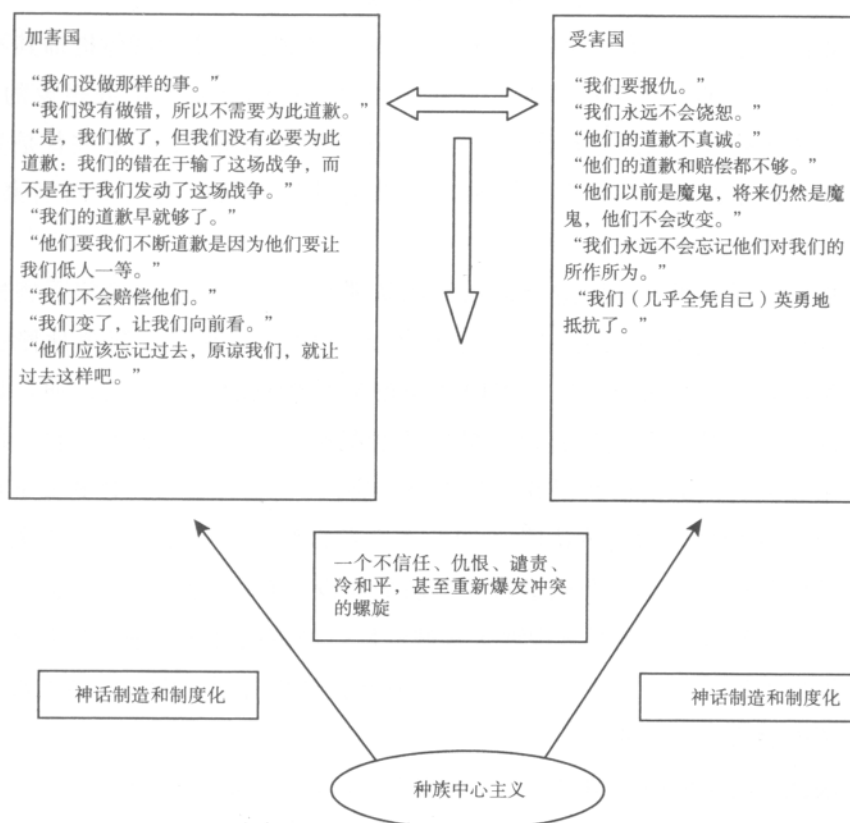


图1 种族中心主义、神话制造与恶性循环

族群中心主义是在群体层次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其核心是我们需要维护一个关于本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的积极形象。这种族群中心主义无所不

^① 关于这部分的动力机制的论述，也可参考 Pratto and Glasford; Janoff-Bulman and Werther; and Crocker et al., in Nadler, Malloy, and Fisher 的文章。

在——所有的族群都是族群中心主义的。因此，国家通常诉诸制造神话来支撑他们的自我认同^①——要么通过保护自己的形象，要么通过拒绝负面形象（这两种方式属于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族群中心主义支撑着神话制造，而神话制造又反过来强化族群中心主义。

族群中心主义更利于将冲突制度化并阻碍和解：它驱动群体掩饰其不光彩的（真实的）过去的同时，也在美化着光辉的（真实的或想象的）过去。这两种行为的反差在加害国与受害国之间尤为明显，而那些曾是受害国却又是非正义的积极帮凶，或者沉默的共谋者的所谓“中间国家”则兼具了这两种行为特征。^②

加害国通常很不情愿进行道歉并承认罪行。相反，他们希望受害国原谅和忘记他们所带来的伤害，这样不光彩的过去就可以简单地隐去了。稍微好一点的情况是，加害国在作出半心半意的道歉之后，通常以所谓的“道歉疲劳”进行逃避。最糟的情况是，加害国通过粉饰自己的过去来强调自己的清白甚至其本身也是受害国。^③这样做可以达到如下目标：（1）保护群体的集体认同；（2）塑造积极统一的国家认同而避免民众士气低落；（3）动员公众进行冲突后的建设；（4）为逃避责任提供合法的基础。而且，如果受害国要求真诚道歉，加害国通常只进行防御性和开脱性的道歉，甚至这些半心半意的道歉都会被加害国国内的许多人指责是卖国的和毫无必要的。^④

因此，德国的阿登纳更关心“重建”而非“忏悔”。^⑤而日本的右翼政治家（以及普通公众）极其不愿意忏悔和道歉。相反，他们选择忘记

① 参见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② Richard Ned Lebow, "The Memory of Politics in Postwar Europe," in Richard Ned Lebow, Wulf Kansteiner, and Claudio Fogu,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 pp. 16–21.

③ Ibid., pp. 31–32.

④ 参见 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⑤ Robert Moeller, *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Usable History in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甚至美化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① 奥地利人则迫切想塑造一个积极的国家形象——他们臆想自己是“被迫”失去独立的并且英勇地抵抗了希特勒——而不是一个负面的甘为走狗的国家形象。同样，意大利对公众灌输的国家形象是“好人”（*brava gente*）和纳粹的受害者，千方百计抹去墨索里尼是法西斯主义的急先锋这一事实，而且意大利是通过征服其他国家来获取所谓的“荣耀”。^②

相反，受害国则更倾向于将它们的受害经历和英勇抵抗制度化，有时甚至是下意识的。这样做可以达到如下目标：（1）塑造一个团结和正面的国家认同；（2）动员公众在冲突之后进行国家建设和民族构建；（3）为从加害国那里寻求道歉提供合法基础；（4）获得并支持他们对正义和政治合法性的声明；以及（5）激励人们（严重）受伤的集体自我。

在法国，戴高乐主义分子强调受害经历、英勇抵抗和解放，几乎不提许多法国人事实上接受了纳粹统治，特别是许多法国人在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中与纳粹进行了合作。^③ 在波兰，同样强调的是波兰的英勇抵抗，而基本否认（波兰）对波兰境内犹太人的清洗。在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话语和记忆主要是苏联的英勇抵抗和在卫国战争中作出的巨大牺牲，而对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密谋则只字未提。在韩国，日本占领时的黑暗时期（1905—1945年）大多数时候被尘封在历史中。^④

出于同样的原因，受害国通常不愿意宽恕加害国，即使加害国进行了

① 参见 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② Heidemarie Uhl, "From Victim Myth to Co-Responsibility Thesis: Nazi Rule, World War II and the Holocaust in Austrian Memory"; Fogu, "Italiani brava gente: The Legacy of Fascist Historical Culture on Italian Politics of Memory," in Lebow, Kansteiner, and Fogu,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

③ Richard J. Golsan, "Past as Present, Myth or History? Discourses of Time and the Great Fatherland War," Annamaria Orla-Bukowska and Thomas C. Wolfe, "New Threads on an Old Loom: National Memory and Social Identity in Postwar and Post-Communist Poland," in Richard Ned Lebow, Wulf Kansteiner, and Claudio Fogu,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

④ Bruce Cumings, *Korea's Place in the Sun: A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97), chap. 3.

持续和真诚的道歉并提供了某种形式的补偿。这意味着受害国拒绝给予加害国正面的形象。在许多情况下,呼吁宽恕在受害国内将面临抗议,就像呼吁道歉在加害国会受到抗议一样。因此,在相当长时间里,任何原谅德国的建议都被幸存的犹太人视为叛国,以致以色列与德国之间的协定在国内“差一点导致一场内战”。^①而当两位中国时事评论员呼吁在一定程度上原谅日本时,他们被强加以卖国罪名而遭到了各方面的攻击。^②

总之,很多时候,我们不情愿“结束过去”是出于保护我们的集体形象的需要。忽视了这些和解的强大心理障碍,政治学家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些途径不起作用,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果(例如被责难)。而且,他们也不能理解实现有效和解的关键挑战就是运用政治和心理手段克服这些心理障碍。为了更恰当地理解(国际和国内)和解,政治学和心理学必须结合起来。毕竟,塔杰菲尔(Tajfel)很早就呼吁讨论群体间关系的文献应该结合强调物质和政治维度的“现实主义群体冲突理论”(realist theory of group conflict),以及强调群体关系的心理维度的“象征冲突理论”(symbolic theory of group conflict)。^③

政治家通常出于工具性理由而使用心理学。民族主义的言辞和运动——在族群冲突的文献里通常称为“比谁更爱我们的族群”(ethnic outbidding)——通常比温和的言辞更受欢迎。^④更重要的是,政治家常常依靠恐惧和仇恨(而不是安全保证)来动员民众,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情感在唤醒民众方面比妥协与和解更为有效。这解释了为什么道歉和宽恕通常被攻击为卖国而民族主义的言论则通常被称赞为爱国。因此,除非政治家们拥有非常坚定的道德信念,否则不会愿意采用温和的语调和道歉行为。

有一种强大的工具可以将群体心理学(包括情感)与群体政治学联系

① Tom Segev, *The Seventh Million: The Israeli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0).

② Peter Hay Gries, “China’s ‘New Thinking’ on Japan,” *China Quarterly*, Vol. 184, 2005, pp. 831–850.

③ Henri Tajfel,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④ Donald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起来，它就是大家都熟悉却未被充分理解的安全困境与螺旋理论。安全困境与螺旋理论一直强调群体心理和群体政治的相互作用可以将双边关系引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尽管该理论传统上强调的是恐惧和错误认知，但它很容易地将诸如民族中心主义、仇恨、对地位的关心等其他心理因素纳入其中。^①而且，由于安全困境与螺旋理论的另一面是“战略保证”（reassurance）——作为一个整合了心理学和政治学的关于建立合作的理论，“战略保证”是理解和解的强大工具。^②一旦被恰当理解，安全困境与螺旋理论和“战略保证”有可能会带来一个更为统一的关于冲突与合作的理论。^③

因此，和解对于将政治心理学变成一个真正的交叉学科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政治心理学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中已经获得了合法地位，但它更倾向于将心理学输入到政治学中，而不是建立一个心理学和政治学的有机统一体。大多数文献的研究内容都是关于某种心理特征如何导致决策者产生错误和偏见，进而使得冲突更容易爆发而合作更难以维系。但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有效的政治手段来克服合作过程中的心理障碍。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应该一起为心理学和政治学的有机结合共同奋斗。事实上，社会心理学对社会建构主义是不可或缺的，何忆南基本上走的是建构主义的路径，其在改良之后也许能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对研究和解的社会心理学家说几句狠话。很显然，他们非常关心和解。不幸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生活在一个没有政治的世界里：对他们而言，和解纯粹是一种心理过程。例如，沃尔特·斯蒂芬（Walter Stephan）^④列举了一大堆冲突之后阻碍和解的社会

① 关于安全困境文献的最近评述和更严密的重新表述，参考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chap. 2 以及该章所引用的参考文献。

② Andrew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p. 7;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chap. 5; Ship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Toward a Dynamic and Integrative Theory of Ethnic Conflict,” pp. 511–536.

③ 毫不奇怪的是，林德、何忆南和库普乾作为国际关系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安全困境和战略保证。

④ 参见 Walter G. Stephan, “The Road to Reconciliation,” in Arie Nadler, Thomas E. Malloy, and Jeffrey D. Fisher,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conciliation*.

条件，但没有指出这些因素中哪些是政治因素。他也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已有的政治妥协和政治意志的话，大多数从心理学层面去促进和解的项目是不可能发生的。同样，沃切尔（Worchel）和库唐（Coutant）断言，“族群冲突的根本特征就是恐惧”。^① 他们似乎忽视了关于（真实）族群冲突的浩瀚文献，这些文献都强调：除了如嫉妒、恐惧和仇恨等情感因素之外，政治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驱动力。^② 由于社会心理学家基本上都忽视了政治因素在真实世界中的和解，所以他们为和解开出的大多数政策处方看起来都是不切实际和毫无意义的。^③ 要提供真正有意义的政策处方，研究和解的社会心理学家必须关注政治与心理的互动，这样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心理学家而不仅仅是心理学家。归根结底，尽管心理学是任何和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没有政治的和解是不可能的，而且只有政治可以克服和解过程中的心理障碍。^④

四、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

新古典现实主义关于冲突的研究近年有长足的进步。^⑤ 相比较而言，关于合作的国内政治的研究却非常滞后，而和解作为一种特定的更加困难

① 参见 Arie Nadler, Thomas E. Malloy, and Jeffrey D. Fisher,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conciliation*, p. 427。

② Donald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③ 而这种对政治理解的缺乏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赫伯特·科尔曼（Herbert Kelman）试图通过社会环境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解的高尚努力得到的却只有沮丧和失望（Herbert C. Kelman, “Reconciliation From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in Arie Nadler, Thomas E. Malloy, and Jeffrey D. Fisher,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conciliation*）。顺便提一句，纳德勒、马洛伊和费雪一卷的作者们声称，“社会心理学是进一步推动这些理解[如何促进群体间和解]以及为社会行动提供概念背景的独特工具”（第 11 页）。社会心理学家首先需要学会谦虚。

④ Yaakov Bar-Siman-Tov ed., *From Conflict Resolution to Reconciliation*. 此书试图让社会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的值得称颂。

⑤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对这种竞争性偏见的批评，见 Shiping Tang, “Taking Stock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1, No. 4, 2009, pp. 799–803。

的合作形式也不例外。尽管本文所考察的著作都没有明确地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对和解的影响进行理论化，但这一相互作用却是这些著作中所提及的和解案例成败的关键。

让我们先从国际（或区域）政治对和解的国内政治的影响进行研究。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注意到，冷战——这场东西方之间有着激烈的意识形态并攸关身份（identity）的对抗，严重阻碍了战败的轴心国与它们的受害国之间的和解，不论这些受害国是在哪一个阵营。

显然，对加害国而言，当受害国属于敌对的阵营时，和解没有实际价值。而两个超级大国也都不愿意看到甚至劝阻作为加害国一方的两德、意大利和日本与它们的受害国之间的和解，尤其是受害国隶属于敌方阵营的情况下。

而当受害国与加害国处于同一阵营时，和解在一定程度内会受到鼓励。但是，另一方面，拥有共同的手对手也可能会削弱彼此实现深和解的动机和决心。譬如在 1969 年之后，中国对苏联的恐惧使得中国更渴求日本对于“反霸”（即对抗苏联）的支持，因此当 1972 年中日谈判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中国并不太重视从日本那里得到更加真诚的道歉。^① 工具性的计算战胜了道德上的考虑。

所以，拥有一个强大的共同盟友对和解也不一定总是一件好事。在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常常向它们那些曾经互为对手的弱小盟友施压来平息它们之间的纠纷，以此维护两大阵营内部的团结。苏联积极向东德和其受害国（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施压，要求它们修复关系，因此阻碍了它们之间的真正的和解。同样的，美国也积极向中国台湾施压要它放弃对《旧金山和约》的反对，以便日本和中国台湾可以并肩遏制来自新中国的共产主义的扩散。这类情形同样见诸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以及自朝鲜

^① Chae-Jin Lee, "The Making of the Sino-Japanese Peace and Friendship Treaty," *Pacific Affairs*, Vol. 52, No. 3, 1973, pp. 420-445; Gilbert Rozman, "East Asia's Historical Issues in a Contemporary Light," in Hasegawa and Togo, eds., *East Asia's Haunted Present: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the Resurgence of Nationalism*;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chap. 4.

战争之后的日本和韩国之间。^①

国内政治同样也影响和解的国际政治。在这种背景下,政治领导人的变化是极重要的因素。在德国和日本,更加真诚的道歉都出现在更加自由派的政治力量执政之后 [在德国是由维利·勃兰特 (Willy Brandt) 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在日本是来自新党的细川护熙 (Morihiro Hosokawa) 和来自社会党的村山富市 (Tomiichi Murayama) 领导的非自民党联盟],无论他们的执政是多么短暂。和解的关键是如何克服国内的阻力,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代继更迭。尽管维利·勃兰特的道德信仰不能被低估,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继更迭肯定使“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 更容易被接受,尽管某些民众中仍强烈地反对。^② 同样,随着戴高乐这一代人逐渐退出政治舞台,突破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复杂角色的禁忌也变得容易了,这使得雅克·希拉克 (Jacques Chirac) 试图与犹太人民和解变成可能。^③

一个更为复杂的案例可能是中国大陆与台湾利用甚至滥用抗日战争 (1937—1945 年) 的例子。在 1945—1949 年中国内战期间,特别是在内战结束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为获得国内合法性地位和国际承认而斗争。^④ 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对赢得这场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倍加称

① 参见 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也可参见 Gilbert Rozman, “East Asia’s Historical Issues in a Contemporary Light”; and David Straub,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conciliation in East Asia,” in Tsuyoshi Hasegawa and Kazuhiko Togo, eds., *East Asia’s Haunted Present: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the Resurgence of Nationalism*.

② Wulf Kansteiner, “Losing the War, Winning the Memory Battle: the Legacy of Nazism, World War II and the Holocaust in the Republic of Germany,” in Richard Ned Lebow, Wulf Kansteiner, and Claudio Fogu,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

③ Richard J. Golsan, “Past as Present, Myth or History? Discourses of Time and the Great Fatherland War,” in Richard Ned Lebow, Wulf Kansteiner, and Claudio Fogu,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

④ Mark Eykhot, “Aggression, Victimization,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oshua A. Fogel, ed.,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11 – 69; Takashi Yoshida, “A Battle over History: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Japan,” in Joshua A. Fogel, ed.,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pp. 70 – 132; Caroline Ros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Facing the Past, Looking to the Future?*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5), pp. 41 – 49;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chap. 3.

赞，而贬低中国国民党及其主要盟友（即美国）的贡献；而中国国民党的做法则正好相反。每一方都更愿意指责对方卖国，而不是迫使日本道歉并为中国所遭受的巨大战争损失进行赔偿（Yinan He, 133—140, 149—156）。更糟糕的是，为了重新获得和争取日本的承认，双方都试图淡化日军在中国的暴行。

总之，正是因为和解是一种更加困难的建立合作的形式，和解为研究国内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对国际合作的影响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在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双层博弈关于建立合作的文献中凸显了几个可能的方向。就国内而言，我们至少应该考虑如下因素：政体类型、政权安全、社会凝聚力（在精英和公众两个层面）以及领导人的偏好。^①就国际或地区而言，权力分配、地区内的政权联盟、外部权力的存在或缺失、地区性组织的存在、地区认同以及全球规范（例如，二战之后的人权规范）则是我们需要着重考虑的因素。

就可能的理论方向而言，以下关于和解的假设值得进一步检验。众所周知，拥有共同世界观和道德信念（无论是什么）的领导人可以为彼此提供帮助：两个温和的领导人可以借助彼此友好的互惠行为来为他们实行的温和政策辩护；同样的，两个强硬的领导人可以借助彼此不友好的行为（通常是由另一方激起）来为他们各自的强硬路线辩护。而当两个领导人没有相似的世界观时，其中温和的领导人处境将会比较艰难，甚至最终可能会失去他掌握的权力。^②所以，不仅领导人影响和解，和解也影响领导

^① 例如，Etel Solingen, *Regional Orders at Century's Dawn: Global and Domestic Influences on Gr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Kenneth Schultz, "The Politics of Risking Peace: Do Hawks or Doves Deliver the Olive Branc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1, 2005, pp. 1—38;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2, 1988, pp. 427—460。由于新古典现实主义文献大多都关注国际冲突，所以它具有强烈的“竞争偏见”，并且关于和解的研究对这种偏见提供了一种必要和强有力的修正。而且，大多数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至今没有将领导人的偏好作为一个关键变量。这又是一个大的疏漏。参考下面第四部分讨论。

^② Kenneth Schultz, "The Politics of Risking Peace: Do Hawks or Doves Deliver the Olive Branc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1, 2005, pp. 1—38.

人的政治命运。^① 尽管志趣相投的领导人并不必然会彼此吸引,但只有这样的领导人才能试图推进合作与和解。另一种有趣的可能性是一个国家对他国正面承认(地区或全球性)的需要是驱动其进行忏悔的重要动力。^② 这种可能性可以与最近一些强调国家寻求他国承认自己合法性地位会减少冲突而增加合作联系在一起。^③ 既有研究表明,成熟的民主尽管不是强化深和解的充分条件,却可能是必要条件(回想日韩案例)。^④ 其背后的缘由在于只有成熟(或正变得成熟)的民主国家才不需要让它们先前的敌人成为替罪羊,而且只有成熟的民主国家才可以通过“结束过去”来正视它们不光彩的过去。这一可能性为“民主和平论”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疑问:民主国家如何在大的冲突之后建立和平?

五、记忆的制度化与和解

所有族群和国家都拥有某种集体(或群体)记忆——“一组属于某个群体的总体记忆的集合,它似乎通过个人回忆过去的方式那样回忆过去(不过,我们也不太了解个人是如何回忆过去的)”。^⑤ 在和解中,关键的

① 一个好的例子,参考中国1984—1986年胡耀邦的案例(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chap. 5; Akihiko Tanaka, “Yasukuni Issue and Jap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23–128)。

② 关于这种可能性,林德事实上强烈地支持这一观点,即20世纪60年代之后特别是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后,区域一体化和共同身份对于法国改变对德国的看法至关重要。

③ Deborah W.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Russian and Chinese Response to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4, 2010, pp. 63–95.

④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pp. 90–114; 林德正在朝这一方向迈进,参见Jennifer Lind, “Regime Type and National Remembranc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February 17–20, 2010。也可参考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96; Charles A. Kupchan, *How Enemies Become Friends: The Sources of Stable Pea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5–60。

⑤ Kerwin L. Klein, “On the Emergence of Memory in Historical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s*, Vol. 69, 2000, p. 135。也可参考Jeffrey K. Olick, “Collective Memory: The Two Cul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17, No. 3, 1999, pp. 333–348。

集体记忆是关于过去所发生的冲突，这种记忆可以理解为冲突在物理意义上结束很久之后的观念残留物。集体记忆通常很有韧性，部分是因为它们构成我们部分的（集体）认同，而认同也反过来重塑我们的记忆，两者互相建构。更重要的是，记忆以及建构主义所强调的认同反过来会限制政治。在和解中，制造神话的精英往往会发现，当他们希望转变政策时，他们创造的神话反过来限制了他们的政策选择，换句话说，历史观念有了它们自己的生命。^①

所有的集体记忆，包括对过去冲突的集体记忆，都是制造或去掉神话、制度化和社会化的产物。记忆的制度化如同制度变迁一样，都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因而是一个政治过程。^② 笔者接下来将讨论这一过程中两个应该更细致研究的关键层面——施动者和渠道。

（一）施动者：领导人和公共知识分子

和解是由真实的人推动的。其中，两类群体——国家领导人和公共知识分子——也许最为重要。

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沃尔兹结构革命之后，^③ 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对个人领导力的兴趣基本上消失了，除对霸权国家的领导之外。^④ 这是不幸的，因为领导能力（以及围绕它的竞争）是任何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笔者所评论的著作表明，具备强烈道德信念和关键政治技能的国家领导人在促成和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他们也照样能够阻挠甚至破坏正在进行的和解过程）。简单地说，成功的和解需要有效的

^①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pp. 287–291.

^② Jan-Werner Müller, ed., *Memory and Power in Post-war Europe: Studie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关于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参考 Shiping Tang, *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2011)。

^③ 笔者使用的领导力在道德上是中立的：领导力仅仅是影响政治结果的能力。

^④ 对此的一个例外，参考 Richard Samuels, *Machiavelli's Children: Leaders and Their Legacie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领导。^①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领导力划分为两类：基于道义的和工具性的。基于道义的领导意味着一个领导人基于强烈的道德信念来带领人民去追寻更加公正的结果。然而，基于道义的领导并不足以实现最终的和解。一个有效的领导人必须施以工具性的领导，这在多数情况下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能够娴熟地运用策略来达到目标。换句话说，一位有效的领导除了能够激励他或她的下属之外，还必须善于玩弄日常政治，包括说服、哄骗、威胁和收买他或她的（部分）下属。

在和解过程中，这两种形式的领导有时会发生冲突。例如，尽管阿登纳和戴高乐稳定了二战之后法德之间的脆弱关系，但可能也同时有意或无意地延缓了两国和解的进程。因为更专注重建，阿登纳延缓了德国反思纳粹罪行的进程。类似的，因为更关心重建法国的国民精神，戴高乐也延缓了法国正视其维希历史并与犹太人民实现深和解的进程。

公共知识分子同样在促进或阻碍和解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民主国家。重要的知识分子，利用他们的地位、威望和关注度，可以重塑话语并因而影响正义的进程。在德国，阿多诺（Adorno）和哈贝马斯（Habermas）对“关于德国历史的辩论”的干预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修正主义者试图漂白纳粹德国历史的企图。^②而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德国的法律专家和历史学家也在塑造即将到来的德国人民的悔悟中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③

① 关于这一重要议题，戴维·巴格（David Bargal）和伊曼纽尔·斯万（Emmanuel Sivan）作出了很好的初步尝试，参考 David Bargal and Emmanuel Sivan, “Leadership and Reconciliation,” in Yaacov Bar-Siman-Tov, ed., *From Conflict Resolution to Reconciliation*, pp. 125 – 147.

② Theodor W. Adorno, “What Does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 Mean?” in Geoffrey Hartman, ed., *Bitburg in Mor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14 – 129; Jurgen Habermas, “A Kind of Settlement of Damages (Apologetic Tendencies),” pp. 25 – 39; Jurgen Habermas, “Concerning the Public Use of History,” pp. 40 – 50.

③ Wulf Kansteiner, “Losing the War, Winning the Memory Battle: the Legacy of Nazism, World War II and the Holocaust in the Republic of Germany,” pp. 114 – 115;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pp. 88 – 90.

领导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彼此是互动的。当知识分子反对或支持领导人的倡议时，他们就是在向公众施加影响。领导人也不可避免地需要与合作的知识分子去塑造公共舆论。毕竟，那些倾向于否认和掩饰过去的罪行——如果不是辩解和美化的话——的尝试常常都是以“学术研究”的名目开始的，无论是德国的修正主义者认为希特勒仅仅是效仿斯大林的大清洗，还是日本右翼对他们的帝国主义过去和战争罪行的掩饰。例如，随着冷战的日益深入，在日本对军国主义人士的清洗停止了；右翼的知识分子得到了保护和提拔，而呼吁进行道德忏悔的左翼知识分子（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则遭到了清洗或迫害。其结果是，呼吁日本和它的前受害国进行和解的声音 [例如，丸山正雄（Masao Maruyama）和家永三郎（Ienaga Saburo）] 寡不敌众。因而，在公众话语中，关于过去罪行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被刻意抹去，而大多数日本人也就乐得遗忘过去而不是忏悔。同样，因为意大利对法西斯主义者和他们的附庸都有过象征性的清洗，所以，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意大利的大多数非共产主义政治家都倾向于掩饰而不是正视他们不光彩的过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个神话——由著名的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宣扬的——“法西斯主义是意大利历史的一个括号，是一个感染了意大利健康的历史躯体的外部病毒……”维持和合法化了公众对 21 年（1922—1943 年）的法西斯主义时期的健忘症，转而认为北部意大利对纳粹德国占领的短暂抵抗（从 1943 年 7 月到 1945 年 4 月）才是意大利的真实写照。^①

总之，这里所评述的大部分著作都涉及了领导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在和解中的作用。然而，这些个人角色常常只是这些著作中的历史叙述中的一小部分。进一步的研究应该探究个人在促进或阻碍和解中的准确作用，以此为未来的和解努力提供经验和教训。尽管没有必要神化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但是贬低他们的作用肯定无助于我们理解和解。

^① Claudio Fogu, “Italiani brava gente: The Legacy of Fascist Historical Culture on Italian Politics of Memory,” in Richard Ned Lebow, Wulf Kansteiner, and Claudio Fogu,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 pp. 151–153, 引自第 149 页。

(二) 媒介: 媒体和教育

如果重塑过去的集体记忆是和解的核心,而和解只有通过交流才能实现,那么两种交流渠道——媒体和教育——便是最重要的媒介,正如本文评论的所有著作表明的那样。^①

对受害国而言,通过记录黑暗的和渲染对入侵者的英勇抵抗和斗争(何忆南),媒体(主要是电视、电影、报纸和文学作品)会缔造一个国家英勇抵抗的神话。因此,在法国,戴高乐派竭力制造和维护了一个所有法国人都曾参与了抵抗纳粹德国的神话。同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间,所有媒体强调的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打败日本中的作用,而同时贬低(如果不是完全抹杀)国民党和它的盟友(最重要的是美国)在其中的作用。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苏联:它几乎不提美国及其盟友在苏联战胜纳粹德国中的贡献。

对加害国(及其帮凶)而言,媒体则被用来为它们的过去辩解,宣称它们的无辜、抵制忏悔以及保持沉默,或者,至少是制造模糊,正如福柯(Foucault)敏锐观察到的那样。^②在二战之后的头十年里,奥地利、

① 也可参考 Robert Gildea, "Myth, Memory and Policy in France Since 1945"; Daniel Levy and Julian Dierkes, "Institutionalising the Past: Shifting Memories of Nationhood in German Education and Immigration legislation," in Jan-Werner Müller, ed., *Memory and Power in Post-war Europe: Studie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由斯坦福大学的绍伦斯坦亚太研究中心(the Shorenstein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的申基旭(Gi-Wook Sin)和丹尼尔·斯奈德(Daniel Sneider)主持的一个项目正试图在东北亚的背景下来考察这两种渠道(更具体的是历史教科书和电影)。关于该项目的进度报告,参考 Daniel Sneider, "Divided Memories and Reconciliation: A Progress Report", 2008, at http://iis-db.stanford.edu/res/2260/Divided-Memory_In-house_2008.pdf, accessed February 2009。由乔治·华盛顿大学西格尔中心迈克·望月(Mike Mochizuki)主持的“亚太地区的记忆与和解”项目也将很快出版一部名为《调解对手:战争、记忆与东亚安全》(*Reconciling Rivals: War, Memory,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的文集。

② 福柯语引自 Richard Golsan, "The Legacy of World War II in France: Mapping the Discourses of Memory," in Richard Ned Lebow, Wulf Kansteiner, and Claudio Fogu,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 pp. 82-84。

意大利、日本的媒体都是这样做的，只有德国相对较好。^①

然而，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面：通过唤醒遗忘、打破禁忌、粉碎长期持有的神话，媒体也可以生产反面的映象和记忆，从而创造和巩固新的记忆，特别是在民主国家。^② 在法国，结束维希的历史一部分是因为马塞尔·奥菲尔（Marcel Ophüls）的《悲哀与怜悯》（*Le chagrin et la pitié*）——在1968年的起义背景下于1969年公演（Golsan, in Lebow, Kansteiner, and Fogu, 86—89）。在西德，《大屠杀》这个连续纪录片在1979年播出，“促进了新的集体记忆的发展，没有任何一件事有这么大的影响”（Kansteiner, in Lebow, Kansteiner, and Fogu, 124—126）。《大屠杀》还触动了奥地利走出其自我安慰的“纳粹受害者”的神话，推动它承认自己对许多纳粹受害者的命运负有共同责任（Uhl, in Lebow, Kansteiner, and Fogu, 60—61）。

教育是再造和塑造下一代集体记忆的关键。自从现代民族国家依靠“民族”教育作为构建民族/国家建设的一部分以来，教育一直都是重要的思想战场——谁赢得了教育，谁就赢得了未来。因此，毫不奇怪，双方（即左翼和右翼）都会为争夺编写历史教科书的权力进行政治斗争，因为这些教科书不仅仅是关于历史，更是关乎未来看待历史的视野：它们是有政治的历史，也是有历史的政治。^③

① Richard J. Golsan, “Past as Present, Myth or History? Discourses of Time and the Great Fatherland War”; Wulf Kansteiner, “Losing the War, Winning the Memory Battle: the Legacy of Nazism, World War II and the Holocaust in the Republic of Germany”; Claudio Fogu, “Italiani brava gente: The Legacy of Fascist Historical Culture on Italian Politics of Memory”;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Tsuyoshi Hasegawa and Kazuhiko Togo, eds., *East Asia's Haunted Present: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the Resurgence of Nationalism*.

② Richard Ned Lebow, “The Memory of Politics in Postwar Europe,” pp. 34–35.

③ 参见 Gilbert Rozman, “East Asia's Historical Issues in a Contemporary Light”; Hiroshi Mitani, “History Textbook Issue in Japan and East Asia: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Controversies, and International Efforts for Common Histories”; and Mikyoung Kim, “Myths, Milieu, and Facts: History Textbook Controversies in Northeast Asia,” in Tsuyoshi Hasegawa and Kazuhiko Togo, eds., *East Asia's Haunted Present: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the Resurgence of Nationalism*; 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尽管有人认为媒体主要是关于现在而教育主要是关于未来的，但正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告诉我们的那样，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不可能被区分的。从根本上说，媒体和教育都是施动者在思想的市场上将特定集体记忆制度化的媒介。^① 而将记忆制度化的进程的核心是，观念通过利用权力来获得强加某种（虚假或真实的）意识、认同的权力，以及通过意识形态、教育和媒体来灌输的权力。这才是为何关于历史的特定的“诗篇”（或神话）都是重要战场的原因。^② 如此一来，制度化记忆这一过程可以与制度变迁的理论密切联系起来。

一旦将集体记忆理解为一种制度或制度性变迁的产品，我们就更容易理解记忆的“黏性”。在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是强有力和普遍的：一旦某些历史神话被制度化，它们就容易变得影响深远和巨大，并将塑造历史路径。同时，我们也容易理解代际更迭在集体记忆发生改变或没有改变中的重要性，而这是许多作者都或明或暗注意到了的。^③ 代际更迭——如横扫西欧大多数国家的1968年“革命”所体现的那样^④——通常会带来观念和政治权力的变化，并因此带来集体记忆的变化。

六、方法论问题

本文所评述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所撰写的著作都使

① Richard Ned Lebow, “The Memory of Politics in Postwar Europe,” pp. 8 – 16;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pp. 127 – 133.

② Jan-Werner Müller ed., *Memory and Power in Post-war Europe: Studie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Fugo and Kansteiner, “The Politics and Memory and the Poetics of History,” in Richard Ned Lebow, Wulf Kansteiner, and Claudio Fugo,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

③ Claudio Fugo and Wulf Kansteiner, “The Politics and Memory and the Poetics of History”; 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④ 关于1968年的调查，参考 Martin Klimke and Joachim Scharloth, eds., *1968 in Europe: A History of Protest and Activism, 1956 – 1977*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用了某种形式的比较案例研究方法。自哈里·艾克斯坦（Harry Eckstein）和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时代开始，比较案例研究这一方法论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步。^① 和解研究者，特别是林德和何忆南，都非常重视历史比较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然而，一些与使用比较案例研究和解相关的方法论问题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而这些问题对我们理解和解以及我们开出什么样的政策处方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一）时间范围、系统效应和因果困境？

和解（或和解的缺失）存在于人类社会内部或人类社会之间，而它们都是复杂的系统。在一个系统内部，任何行为可以产生四对相互重叠的影响：事件与非事件，直接与间接，有意与无意以及立即的与滞后的。^② 在一个系统内，原因与效果通常既不是那么容易也不是那么有意义地能够分开，因为原因将改变环境进而将影响其后的改变。和解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时间是理解和解的一个重要维度。^③ 把系统效应和时间叠在一起，我们会得到一幅非常复杂的图景，这将使我们很难在一个行为和结果之间直接得出因果联系，而将一个结果归因于一个特定的行为就更困难了。

例如，在讨论塞拉利昂与卢旺达国内和解时，戈维尔（Govier）质疑这两个国家采取的和解策略，因为在两个对立的群体里不存在完全的信任。^④ 这个结论可能太过简单了。

首先，戈维尔认定建立信任是一种达成和解的工具，也将信任作为测

① 关于这篇文献的一个好的综述评论，参考 James Mahoney, “After KKV: The New Methodolog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World Politics*, Vol. 62, No. 1, 2010, pp. 120–147。

② 关于系统效应的论述，参考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杰维斯只是阐述了其中的两对。

③ 关于将时间找回来的呼吁，见 Paul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④ Trudy Govier, *Taking Wrongs Seriously: Acknowledgement, Reconcili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ustainable Peace* (Amherst, N. Y.: Humanity Books, 2006)。

量和解深度的标尺。^① 这个观点只说对了一半。确实,信任,尤其是广泛的信任,是建立合作和实际合作的结果,而和解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合作。^② 但是,信任也会促进更多的合作,因此也能推动迈向更深的和解。因此,信任与和解(以及更广泛的合作)存在一个反馈而非单向的关系。而如果我们只强调反馈关系中的一方,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得出错误的结论。况且,在一场流血冲突之后的短暂时间里(在塞拉利昂这一案例中),我们不能期待个人之间会有完全的信任,甚至退一步讲,即使没有近期的冲突,完全信任也是困难的。如此一来,人们不能简单地因为不存在完全信任就得出塞拉利昂实施的政策必然是错误的这一结论(尽管他们可能确实是错误的)。结果可能有多种其他的原因:政策一直都是错误的,政策正确但没有充足的时间,或者错误政策和正确政策的混合。戈维尔认为一项政策不能在短时间内产生完全信任就应该抛弃是太过简单化了——就好像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一样。

现在让我们转到和解中的具体措施(如道歉)上来。林德发现日本的道歉不一定会对和解产生积极的结果,却经常会在日本导致国内抗议,尽管根据戈维尔和史密斯的标准,日本没有一次道歉达到了“绝对道歉”的标准。^③ 林德的发现与此前梅利莎·诺布尔斯(Melissa Nobles)的发现相似:在一个国家内部,道歉不一定会得到积极的和解结果,尽管它们确实可以激起关于国家历史与和解的辩论。^④ 然而,半真半假的道歉会产生(也许是没有计划的)国内抗议,却并不意味着真正的道歉会更糟(这是

① Trudy Govier, *Taking Wrongs Seriously: Acknowledgement, Reconcili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ustainable Peace*, pp. 203 – 204. 也可参考 Trudy Govier and Wilhelm Verwoerd, “Trust and the Problem of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32, No. 2, 2002, pp. 178 – 205.

②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chap. 5; 也可参考 Andrew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③ Trudy Govier, *Taking Wrongs Seriously: Acknowledgement, Reconcili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ustainable Peace*; Nick Smith, *I Was Wrong: The Meanings of Apologies*.

④ Melissa Nobles, *The Politics of Official Apolog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ap. 4.

林德似乎要暗示的)。^①

首先，一个（接近）真正的道歉——尽管不受国内观众的拥护——却可能得到先前的受害国的积极回应，从长远来看会为更深的和解创造条件。20世纪70年代，西德对待波兰的姿态——以勃兰特著名的下跪为标志——可能就属于这类型的案例：尽管在短期内它们并没有导致两个国家达成完全和解，但它们却为随后（特别是冷战之后）更强有力的和解铺平了道路。相比之下，不道歉或“防御性/开脱性”的道歉，尽管常常得到其国内观众的称赞，但从长远看却又可能阻碍和解。

而且，正如迈克·望月（Mike Mochizuki）所指出的，^②半真半假的道歉在日本招致国内抗议，而真诚的道歉在德国却没有导致如此多抗议的原因，可能是一个偏左翼的政治联盟在日本从未长期执政，而这样一个联盟（勃兰特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在德国执政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1962—1982年）。在德国，这种真诚道歉的大势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保守派〔如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都不能逆转它。不仅时机非常重要，而且时间本身也很重要。

更进一步说，一个真诚的道歉可能会促进人民进行彻底的悔悟和彻底的教育改革，这反过来将会导致更真诚的道歉，并最终取得受害国的原谅，加害国与受害国就能够形成一种更亲密的关系来支持那些在两国内部寻求深和解的声音。因此，非真诚的道歉也会招致国内抗议可能正是过去缺乏适当的媒体推动和教育改革的结果。如果一个国家发起过广泛的媒体推动和教育改革来改变民众的心态，那么国内抗议即使不能完全消除，也会温和得多。总之，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来看这些事件时，不那么容易

① Trudy Govier, *Taking Wrongs Seriously: Acknowledgement, Reconcili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ustainable Peace*, pp. 79–84, 她巧妙地否定了另外三种常见的拒绝道歉的理由：超载（即“太多的过失和无休止的道歉”）、现在主义道歉（presentism）（即“我们不能以今天的道德标准去判断过去”）以及犬儒主义（cynicism）（道歉仅仅是空洞的姿态，我们应该摒弃它们）。她发现这三种拒绝理由都站不住脚。

② Mochizuki, in Glaser et al. “Roundtable Discussion of Jennifer Lind’s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355–356.

能够直接确定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

从这些视角看，也许正是因为日本从未有过彻底的教育改革，年轻的日本人才不能接受更彻底的道歉以及和日本的受害者达成更稳定的和解。^① 相比之下，正是因为 20 世纪 60 年代战后德国存在着持续的教育改革^②，才使得德国的青年人更乐于接受更彻底的道歉以及和德国的受害者达成稳定的和解。这再一次说明，问题的关键不是进行道歉时是否存在国内抗议，而是为什么会如此，以及如何克服道歉的政治阻力并塑造一个有利于和解的国内气氛。在此意义上，勒博、康斯坦纳和福古与何忆南这两部著作对林德留下的问题都提供了重要的见解。

时间问题对于理解教育对和解的影响更为重要。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教育是针对下一代的，而这解释了为什么代际变化通常会带来观念的变化。这意味着，人们至少要等 10 年以上才能测量（国民）教育的影响。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在冲突结束 10 年后，对和解的任何讨论都必须考虑教育问题。有两点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第一，在加害国的教育体系内是否有和过去决裂的彻底的教育改革；或依旧存在着对罪行的掩饰？第二，这一教育改革维系得如何（即这项改革是进步还是退步了）？任何从短时间内所得出的教训都会开出误导性的政策处方。在这方面，三谷博（Hiroshi Mitani）和金美京（Mikyung Kim）——他们都是长谷川毅和东乡和彦一书的作者——所提到的在东北亚共同编撰历史教科书的项目可能为检验教育对和解影响的某些假设提供一个绝佳的机会。^③

① 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sp. pp. 32–39, 47–54.

② Wulf Kansteiner, “Losing the War, Winning the Memory Battle: the Legacy of Nazism, World War II and the Holocaust in the Republic of Germany”; Ya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chap. 2.

③ 南非、卢旺达和塞拉利昂的案例同样如此。对此较早的讨论都通常忽略了这一时间维度，见 David Mendeloff, “Truth-seeking, Truth-telling,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Curb the Enthusia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6, No. 3, 2004, pp. 355–380.

（二）和解中的路径依赖：重要时期和转折点

路径依赖是历史有“黏性”的另一种说法。对于诸如和解这样复杂社会系统中的长期过程，路径依赖是必然的。这一事实又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方法论问题。^①

路径依赖意味着一些重要时期和事件固化了某种特定的路径。具体就和解而言，权力和记忆的制度化是路径依赖的关键来源：既有的记忆和制度不可避免地影响未来所发生的诸多事情。^② 例如，如果加害国与受害国有相互背离的制度化记忆，而这些主导性的记忆随后通过教育和公众媒体进行传播，那么我们就很容易预计到这些记忆将阻碍双方的和解进程。^③ 如此一来，大多数不完全/脆弱的和解都可以理解为记忆制度化中的路径依赖的结果。

本文所评述著作的大部分作者似乎都同意冲突之后，特别是获胜者占领失败者国家的初期，是决定随后和解路径的重要时期。在这期间，主要行为体和事件对决定和解的命运非常重要。显然，对于二战之后的世界，冷战初期就是这个重要时期。

如果拥有道义优势的胜利者对加害国的始作俑者进行比较彻底的清算，那么这些加害国与其受害国之间的和解就会进行得比较顺利。尽管西德一开始并未完全正视不光彩的过去，但是战胜的同盟国迫使它直面这一段历史，并与法国、犹太人和以色列达成谅解。在德国，教育改革不仅更彻底，也更坚决，因此这个时期为德国与其受害国之间更有力的和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④ 相比之下，假如胜利者没有对加害国的始作俑者进行彻

① Paul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Giovanni Capoccia and R. Daniel Kelemen, "The Study of Critical Junctures: Theory, Narrative, and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World Politics*, Vol. 59, No. 3, 2007, pp. 341–369.

② Paul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Shiping Tang, *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③ 参见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④ Robert Moeller, *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Usable History in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Wulf Kansteiner, "Losing the War," (转下页注)

底清算，加害国与其先前受害国之间的和解过程就更曲折。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及其盟国希望将奥地利和意大利招募到西方的阵营中而不是让它们对其纳粹历史进行忏悔，当奥地利的右派公开“要为其二战的战士建立一个正面形象”而不是作出忏悔时，美国对此积极鼓励。^①毫无疑问，这一事件推迟了奥地利同过去的告别。同样，日本对中韩的忏悔也许因为麦克阿瑟对旧秩序轻微的清洗而彻底打折扣了，此时冷战正酣，而中国内战（1945—1949年）的结局正变得日益明朗。尤其是在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之后，美国开始将日本打造为它的东亚前线盟友而不是施压让日本清算过去。^②很明显，冷战使得在日本推行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并与中国和解成为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同样重要的是，日本战后的教育改革基本被逆转。这样一来，即使不真诚的道歉也会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也就不足为怪了。

路径依赖意味着需要一些转折点来突破特定的路径，而这些转折点通常以危机的形式出现。“危机迫使人们意识到过去对现在的重要政治影响，活着的人总是在危机的时候为死去的人的心理、思想和灵魂进行斗争”，^③而“死去的人也在争取活着的人的心理、思想和灵魂，因为活

（接上页注④）Winning the Memory Battle: the Legacy of Nazism, World War II and the Holocaust in the Republic of Germany,” in Richard Ned Lebow, Wulf Kansteiner, and Claudio Fogu,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 p. 117; 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05 – 114; Ya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chap. 2

① Richard Ned Lebow, “The Memory of Politics in Postwar Europe,” pp. 25, 30 – 31, 51; 也可参见 Heidemarie Uhl, “From Victim Myth to Co-Responsibility Thesis: Nazi Rule, World War II and the Holocaust in Austrian Memory”。

② John W. Dower,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WII* (New York: Norton, 2000), pp. 476 – 478; Caroline Ros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Facing the Past, Looking to the Future*, pp. 34 – 39; Gilbert Rozman, “East Asia’s Historical Issues in a Contemporary Light”; David Straub,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conciliation in East Asia,” in Tsuyoshi Hasegawa and Kazuhiki Togo, eds., *East Asia’s Haunted Present: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the Resurgence of Nationalism*; 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29 – 39; and Ya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pp. 291 – 298.

③ John Keane, “More These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James Tully ed.,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04, quoted in Müller, *Memory and Power in Post-war Europe: Studie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p. 3.

人经常也会在危机时以某种形式去重新让过去以某种神秘的方式重现。”^①

迄今为止，许多和解研究都是历史的顺时叙事或是广阔的历史考察，这是必要的第一步。然而，鉴于路径依赖的普遍性和深远影响，也许关注转折点对理解深层和解会富有成效。^②事实上，本文评述的这些研究都挑出了某些转折点。在奥地利，1986年关于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的辩论和2000年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领导的极右派开始执政（以及随之而来整个欧洲的反应）都是推动奥地利清算历史的转折点。在法国，蓬皮杜（Pompidou）在1971年对保罗·图维埃（Paul Touvier）这位前维希政府高官的大赦以及密特朗（Mitterrand）1994年承认其维希历史则是法国清算其过去的转折点。^③在德国，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1952年在伯根-贝尔森（Bergen-Belsen）的演讲，勃兰特在华沙著名的下跪以及围绕堡毕特（Bitburg）的故事都扮演了类似的角色。相比之下，缺乏这样的转折点很可能意味着和解缺乏进展（例如，日本与其亚洲的受害国）。最后，如果冷战对国家清算过去拥有这样强大的影响，那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冷战的结束可能也是推动国家直面过去的核心转折点，而这似乎正是前面所评大多数作者的观点。

同样重要的是，某些媒体事件也可能吸引公众的广泛关注，因而将国家从健忘症中惊醒。在耶路撒冷审判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61年）以及电视连续剧《大屠杀》（1979年）惊醒了奥地利和德国的国民。在法国，马塞尔·埃梅（Marcel Aymé）的小说《天王星》

^① Jan-Werner Müller, *Memory and Power in Post-war Europe: Studie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pp. 3–4.

^② 对于采取这种路径（即寻找转折点）的研究其他问题的努力，参考 Richard Herrmann and Richard Ned Lebow, eds., *Ending the Cold War: Interpretations, Causation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③ Richard J. Golsan, “Past as Present, Myth or History? Discourses of Time and the Great Fatherland War,” pp. 80–84.

(*Uranus*, 1948 年), 马塞尔·奥菲尔 (Marcel Ophüls) 的《悲哀与怜悯》(*Le chagrin et la pitié*, 1971 年), 克罗德朗兹曼 (Claude Lanzmann) 的纪录片《浩劫》(*Shoah*, 1985 年), 以及亨利·鲁索 (Henry Russo) 的《维希: 一个永存的过去》(*Vichy: An Ever-present Past*, 1994 年) 都帮助摧毁了法国全民抵抗的神话, 并暴露了法国人与纳粹合谋谋害犹太人的事件。在日本与中国的和解案例中, 张纯如的《南京暴行》(*Rape of Nanjing*, 1993 年)、2001 年在日本关于历史教科书的辩论以及陆川的电影《南京! 南京!》(2008 年) 可能也有类似的作用。^① 通过“重新激活”黑暗过去,^② 媒体激起的悔悟和批评性思维会促进有力的和解。

七、结论

由于篇幅的限制, 笔者在此只强调和解的两点理论意义。首先, 很显然, 成功的和解为建构主义关于无政府确实可以被再造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据。^③ 与此同时, 现实主义的措施——诸如“战略保证”——对启动和解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和解的学者在经验层次上已经综合了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 未来的工作应该建立在这一综合之上。其次, 受欧洲经验的启

①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佐藤治子 (Haruko Satoh) 想知道 (并希望), 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是否可能成为另一个“比特堡” (Bitburg), 从而成为日本试图清算过去的一个可能转折点, 参考 Haruko Satoh, “Japan: Re-engaging with China Meaningfully?” in Shiping Tang, Mingjiang Li, and Amitav Acharya, eds., *Living with China: Regional States and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107 – 128。也可参考 Akihiko Tanaka, “The Yasukuni Issue and Jap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另一个可能重要的事件是日本《读卖新闻》(*Yomiuri Shimbun*) (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日报, 通常持保守倾向) 在 2005 年发表的《战争责任项目》(War Responsibility Project); James E.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Who Was Responsible?* (Tokyo: Yomiuri Shimbun, 2006)。

② 这里笔者借用了艾斯奎斯 2003 年文章的题目, “Re-enacting Mass Violence”, 参考 Stephen L. Esquith, “Re-enacting Mass Violence,” *Polity*, Vol. 35, No. 4, 2003, pp. 513 – 534。

③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s of I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p. 391 – 425。

发，建构主义非常关注共同的认同。^① 然而，本文所评述的著作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对于构建一个长久合作的基础来说，把一个国家先前的敌人的形象从敌人变成非敌人的形象可能比共同身份更重要。直觉上，除非先前的敌人能够为彼此重塑崭新的和善的形象，否则不可能存在强大的共同认同（还有一些共同的记忆）——尽管从长远来看后者很重要也很有利。

毫无疑问，今天许多群体之间需要真诚的和解。因此，和解的系统研究对于在真实世界中构筑和平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所评述的著作已经产生了一些促进成功和解的重要政策建议。首先，即便“一个[无所不包]涉及多国的历史性协定纯属幻想，也不需要”，国家有必要共同撰写（重写）历史以尽可能减少国家神话。^② 其次，必须有一些严肃的赔偿措施（包括道歉，不论将会引起多大的反对）。更具体而言，这几部著作作为政治家、精英和舆论制造者以及普通公众如何促成和解指出了一些非常明确的角色和规则。

尽管有了这些重要的政策意义，笔者还是以在一个谨慎的忠告结束本文。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和解。由于这一主题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在我们能否自信地为和解制定更广泛和具体的措施之前，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③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许多棘手的问题仅仅是有了些粗浅的感知。因此，笔者提醒要避免仅基于目前的研究就草率得出政策建议。

①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Jeffrey Checkel, "Why Comply? Social Learning and European Identity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5, No. 3, 2001, pp. 553–588. 顺便提一句，一些心理学家也强调了共同认同（例如，John F. Dovidio, and Blake M. Riek et al., "Majority and Minority Perspectives in Intergroup Relations: The Role of Contact, Group Representations, Threats, Trust in Intergroup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in Arie Nadler, Thomas E. Malloy, and Jeffrey D. Fisher,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conciliation*）。

② Hiroshi Mitani, "History Textbook Issue in Japan and East Asia: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Controversies, and International Efforts for Common Histories"; Yinan He, *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and Germany-Polish Relations after WWII*, pp. 35–40; Mochizuki, in Glaser et al., "Roundtable Discussion of Jennifer's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9, No. 4, 2009, p. 357.

③ 关于林德研究得出的具体政策建议的意见交换，参考 Glaser et al., "Roundtable Discussion of Jennifer's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和解与人类社会中一些最深刻的情感和最困难的政治联系在一起。笔者试图将不同研究学科的和解文献联系在一起，因为笔者认定只有多学科的路径才能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解（不管是国家间还是国家内部的和解）。在这一富有挑战性的议题上，法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通力合作，共同努力。

作者简介

钟臻 香港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cookiechung@163.com

吴文兵 贵州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2011年在清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

电子信箱: wuwenbingthu@sina.com

漆海霞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讲师。2007年在清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oceanqi@126.com

徐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2006年在清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国际安全、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以及战争法。

电子信箱: xuj@cass.org.cn

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1995年在美国韦恩州立大学 (Wayne State University) 获分子生物及遗传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理论、社会科学哲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等。

电子信箱: twukong@yahoo.com

王明国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讲师。2012年在复旦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wmg7971@sina.com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2009年在复旦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2009—2011年在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金融改革。

电子信箱: kindyleeway@gmail.com